

● 语言学

《故训汇纂》的语义研究价值

万 献 初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万献初(1956-), 男, 湖北咸宁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与研究所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音韵学、音义学研究。

[摘 要] 《故训汇纂》是传统语义训释的总汇, 在汉语语义研究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回”字, 对它的168条训释作穷尽性的语义系统研究, 归纳出11个义项, 这些义项有的在词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 有的成为语素构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这些内容充分显示了《故训汇纂》在汉语语言研究和辞书编撰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故训汇纂; 语义研究; 价值; 使用

[中图分类号] H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0737-07

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宗福邦、陈世铨、萧海波三位先生主编, 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出版的《故训汇纂》(以下简称《汇纂》), 全书1300万字, 做的是典型的训诂纂集工作。它以字形为坐标点, 搜罗、整理并汇集了历代的训释, 伴随着训释提供了数十万条可以印证字义、提供语境、显示用法和反映源流的古汉语用例, 全面反映了清以前对汉语字词训释的成果, 也就是系统地类聚了古汉语词各个义项的原始资料。该书的编纂宗旨是资料详备、引述准确、检索方便, 其《凡例》称: “本书收录了先秦至晚清的经史子集中二百余部重要典籍的训诂资料, 注语包括本文的训诂、义训、形训、声训、通假、异体、同源关系, 以及具有异体、通假、同源、同义代用关系的典籍异文等, 加以合理编排, 并摘录原例, 详列出处, 力求使读者寻检一字而历代训释一览无遗, 查阅一训而诸书用例历历在目。”

传统训诂学的中心工作是探讨文献词义, 它与现代的汉语语义学接轨是顺理成章的。以文献语言的意义为研究中心是中国语言学的传统, 但到了现代, 与文字学、音韵学和语法学相比, 汉语语义学最为薄弱, 是个在理论、方法和实用价值诸方面都有待开发的语言学研究领域, 《汇纂》正好为这方面的开发准备了充足的资料。

本文抽取该书396—397页中训项和字数较适中的“回”字条目作全面的词义清理和系统的语义源流研究, 从形音义的相互联系中去进行比较和参证, 探讨故训互相矛盾的内在原因, 分析其得失的根由。利用丰富的训释资料作个案性的语义系统研究是一种探索, 如有所收获, 当得益于《汇纂》资料的系统、详备和准确。

《经籍纂诂》“回”字条目(包括补遗)共收录训释35项, 引书证64条。《汇纂》“回”字条目收训释78项, 引书证168条。两相比较, 训项比例为44/100, 引例比例为38/100。不仅数量上翻倍, 《汇纂》还纠正了《经籍纂诂》该条目中11个训项里的14处引例错误, 保证了所收资料的可信度。这个数据比例, 大致是两书全貌的缩影。

利用故训资料作语义研究, 要涉及传统训诂学上的许多问题, 本文对训释进行清理时, 采用王宁先生《训诂学原理》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在此一并说明, 不再逐一作注。

纂集是一种有自觉目的的类聚。《汇纂》是训释材料的类聚,也就是“义”的类聚,意义经过类聚就会显现出内在的系统性,通过对训释所表示的词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就能展现某个类聚中语义的普遍联系性和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建构该类聚的语义源流系统,揭示语义运动的规律。“回”字78项训释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语义类聚,即一个结构复杂但联系紧密的语义场。要弄清它的结构层次,先得清理构成这个场的各个训释的语义真值,明确各自在系统中的准确位置。

首先,“回”是一个汉字。字是词的书写形式,由于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一个汉字常常就是一个词。词是语义训释的基本单位,但训释材料又是用字来记录的,所以前人训诂材料中的“字”即今天的“词”。然而,字和词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同词异字和同字异词的现象很多,《汇纂》在各字条目下详尽汇聚了从先秦到晚清的各种故训,其中义训、声训、同源主要跟词相关,形训、异体、异文、通假主要跟字相关,虽都关乎义,但必须分清层次、理顺关系,才能作语义系统研究。

其次,“回,转也”、“回,谓路行曲也”、“回作徊”等都只是一个训释,训释只是对词义的表述而不是词义本身。词义称“义”,训释称“训”,义是词形所负载的客观内容,训是对这种客观内容的人为表述。作训者力求使训能准确地表述义,也就是使训释词语尽可能地和被训释词语达到严密的语义对应,但词义具有经验性、模糊性等特点,极难完全精确地表述,再加上作训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能力各不相同,作训的时间和地点有别等等原因,以训表义总有差异,很难严密,因此就有同义异训、同训异义等情况。如“回”在训释[6]中训“旋”,在[7]中训“旋转”,前者有《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王逸注,后者有同例句的朱熹集注,训虽异,表述的义却同,都是“掉转”义。以“旋”释“回”是近义词替换型的直训,显示不出差异,是不完全训释;“掉转”是义界,是完全训释,主训词(转)+义值差(掉:掉头,而不是转圈),义值差表述了被训词的区别性特征,所以义界比直训要准确,分析词义要把求同的不完全训释的直训改造成辨异的完全训释的义界,才能归纳出异训中的同义。又“回”在训释[14]中训“曲”,所引例证是《国语·晋语八》“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韦昭注,义当为“偏私”,即“为什么偏向富的一方”;而《后汉书·虞翻传》“无所回容”李贤注训“曲也”的词义则与[15]的“曲法以容”相同,是“改变、转变”之义,这是同训异义。

训释又分词义训释和文意训释,训释[3]训“回”为“转心”,引《资治通鉴·隋纪二》“既而上低回数日”胡三省注,“低回”又作“低徊”,“徘徊”是它的词义,此处的文意是事情在心里转来转去好几天而拿不定主意,可见“转心”是文意训释。词义训释是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文意训释则是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讲解词在文中的具体含意而疏通文意。词义训释是概括性的,文意训释则是义值具体化了的。语义研究、词典编纂是语言工作而非语文工作,对象只可能是概括性的词义而不是具体的随文变化的文意,所以要把故训中的文意训释抽象成概括性的词义,才可能纳入语义系统之中去。

一个词只含一个词义,是单义词;一个词也可能含几个词义,是多义词。一个词义也叫一个义项,训释实际上是以义项为单位而不是以词为单位来进行的,所以一个训只对应一个义项。“回”在《汇纂》中有78条训释,义项繁多,是个多义词。分析研究这78条训释,合并同义异训的,分开同训异义的,就能归纳出它的义项数来。负载一个义项的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叫一个词项,单义词只有一个词项,多义词则有多个词项。如“回”训“转”,义项为“旋转”,是个动词性词项;训“邪”,义项为“邪僻”,是个形容词性词项……,一个词有几个义项即有几个词项,把训归纳为义项,把多义词分成词项,两相对应,不但对语义研究有重要作用,对语法上的词类划分也有帮助。

字形与训也有各种关系,如训释[9]“回作迴”,引例还是《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旧注,这个“回”的义项是“掉转”,掉转头的动作与路相关,所以字形以走之底(辵)作形符,以本字“回”作声符,构成形声字“迴”。王筠《说文释例》卷八称这一类为“分别文”的一种,即“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也

就是因“回”的义项和词项多,加形符分化出新字分担一个义项而减少一个词项。独立了的义项实际上是分化出来的新词,新词与原词音义同源,是同源词,记录同源词的“回”和“迴”就是同声符的同源字,“迴”从“回”中分化出来,它俩是同源分化字。又比如训释[27]“回,或作韦”,从训释和引例看,义项是“违背”,“韦”即是“违”,自然有违背义,“回”由旋转、曲折义引申为不直行而反向运行,也就有违背义,两者义通;“回”与“韦(违)”上古同属微部,“回”中古属匣母,“韦”属喻母三等字,喻三归匣,则上古两字声韵皆近;音近义通,两字记录同源词,则是形体有异的同源字。有人把“回”训“韦”、“违”等看成“假借”,训项里的“假借”指用字的通假,应包含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同音借用字,就是书写时借用意义不相关的同音字,如经籍常借“蚤”作“早”;二是同源通用字,就是词义引申后派生出新词,并孳乳出新字来分担这个新义,新字和原字本应分工明确,但在过渡阶段因习惯因素而常混用,“回”与“韦”属此类。同源通用字之间的关系是音近义通,同音借用字之间的关系是音同义异,只有同源通用字才是记录同源词的,有语义关系,能进入语义系统研究之中。

二

作了一番理论清理后,就可以实际操作了。现依《汇纂》的顺序给“回”的78项训释168条引例编号,以便称引,如训释[1]“回,转也”引书证8条,称引其第7条则为[1]₇,训释[2]“回,回转也”引书证1条,编号为9,引作[2]₉,依次类推。

清理义项建立词项,主要是参考前后文及诸家注释来确定一个训释在所引例证中的词义,然后,合并同义之训为一个义项。这需要变文意训释为词义训释,把不完全训释补足为完全训释,在系统内互相比勘以定其分合,穷尽性分析、定位,训与义容易对应的、引例与义关系明确的从略,复杂的则加以辨证。除了[57]₁₁₉《吕氏春秋·悔过》“今灼服回建”高诱注“回建者,兵车四乘也”如毕沅所说“注所释殊不明”而存疑外,分析和系连78项训释167条引例,得“回”的词项如下:

回1(动词性词项)旋转,回旋:[1]₁₈“回,转也”,[2]₉“回,回转也”;[3]₁₀“回,转心也”(文意训释);[6]₁₁“回,旋也”引《楚辞·九叹·远游》“徵九神于回极兮”王逸注,同[68]₁₀₁“回极,天极回旋之枢轴”,则[30]₇₈“回,邪也”引《楚辞·九章·抽思》“何回极之浮浮”王逸注当与此同;[6]₁₆“回,旋也”引《尔雅·释畜》“回毛在膺”邢昺疏,与[46]₁₂₇“回毛,旋毛也”同;[6]₁₅“回,旋也”引《尔雅·释水》“过辨,回川”邢昺疏,同[6]₁₇《元包经传·太阴》“回浮于玄”李江注,又同[8]₁₉“回,流旋也”,[44]₁₂₁“回,渊水也”,[47]₁₂₈“回水,回流也”,[72]₁₆₀“回渊,水也”,[73]₁₆₁“回渊,深渊也”,[55]₁₄₇“回波,若水波也”引《淮南子·本经》“诡文回波”高诱注(文意训释,喻雕刻精美如回旋的水波),[45]₁₂₆“回,又作洄”(回川,回与洄为同源分化字);[62]_{141,115}“回风,旋转之风也”,[58]-[61]₁₃₀₋₁₁₄均训“回风”为飘风,实为旋转之风,[67]₁₅₀“回风,回风也”与[77]₁₆₇“回飍,回旋之风也”同;[48]₁₂₉“回冗,旋转之意也”与[49]₁₃₀“回冗,犹纡曲也”同;[9]₂₁“回,一作迴”引《楚辞·九怀·昭世》“高回翔兮上臻”旧注,[10]₂₇“回,一作徊”引《楚辞·惜誓》“循回极而回周兮”旧注,[11]₂₈“回作徊”引同例句的朱熹集注,则“迴、徊、徊”都由“回”孳乳而生,是它的同源分化字,都是“旋转”义。

回2(动词性词项)掉转:《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6]₁₅王逸注“回,旋也”,[7]₁₈朱熹集注“回,旋转也”,[9]₂₀旧注“回作迴”;[9]₂₁《楚辞·九思·伤时》“乃回蛄兮北逝”旧注“回,一作迴”,义都是掉转头行走。[13]₁₁《素问·玉版论要篇》“神转不回,则不转”王冰注“回,谓却行也”,这是文意训释,这里的“却行”不是退着走,是掉转头来运行。

回3(动词词项)避让,绕过:[20]₁₆《汉书·扬雄传上》“回安邑”颜师古注“回,谓遶过”;[17]₄₃《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今逃匿避回”胡三省注“回,遶也,曲也”;[30]₈₈《后汉书·任光传》“无所回隐”李贤注“回,邪也”,意为直言而不避忌,[14]₃₄《汉书·赵广汉传》“无所回避”颜师古注“回,曲也”义同;[16]₄₂和[19]₁引字书“回,绕也”,“回,遶也”,前为缠绕,后为绕过,从绞丝旁从走之底是字有分工,经注多混

用,是同源通用字。

回 4(动词性词项)违背:[24]₅₅《诗·大雅·常武》“徐方不回”郑玄笺“回,犹违也”, [23]₅₀朱熹集传“回,违也”,文意为“徐方不再反叛”; [23]₅₂赵岐注《孟子》“君子以守道不回为志”焦循疏引《毛诗·大雅》传云“回,违也”,又[30]₇₅就此条引《左传》注云“回,邪也”;又“回,邪也”, [30]₈₀《后汉书·窦融传》“守节不回”李贤注, [30]₁₀₁柳宗元《凌助教蓬屋题诗序》“植志不回”蒋之翘辑注; [23]₇₁《后汉书·苏竟传》“求福不回”李贤注“回,违也”, [23]₇₁《广韵》同;而[30]₇₀《国语·周语中》“求福不回”韦昭注与[30]₆₇《诗·大雅·旱麓》“求福不回”朱熹集传均作“回,邪也”,查郑玄笺则云“不回者,不违先祖之道”,义都是“违背”。

回 5(动词性词项)惑乱,偏私:[14]₁₂《国语·晋语八》“若之何其回于富也”韦昭注“回,曲也”,义为偏向; [40]₁₂₀《汉书·礼乐志》“谁能回”颜师古注“回,乱也”; [41]₁₂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不为利回”杜预注“回正心也”,上文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则意为“不为利而惑乱正心”,同例句[30]₁₀焦循疏《孟子》赵岐注引《左传》注和[30]₉₁李贤注《后汉书》引《左传》注皆作“回,邪也”,属文意训释,义当是“惑乱”。

回 6(动词性词项)转变,改易:[42]₁₂₂《后汉书·郎顗传》“回选贤能”李贤注“回,易也”; [4]₁₁《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三》“贡举之制,莫或回革”胡三省注“回,转也,反也”,“回革”即“改革”; [14]₁₃《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群臣莫不回从”李贤注“回,曲也”,即改变立场曲意顺从; [14]₁₆《后汉书·虞诩传》“无所回答”李贤注“回,曲也”,同于[15]₁₁《后汉书·马武传》“每能回答”李贤注“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同[65]₁₄₈《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每能回答”胡三省注“回答,犹今言回护也”,即改变法度以宽容之; [30]_{78,85}“回面污行”都训“邪也”,义同[56]₁₅₈《文选·潘勖〈册魏公九锡文〉》“远人回面”刘良注“回面,谓臣服也”, [30]₉₂《后汉书·杜乔传》“唯乔正色无所回桡”李贤注“回,邪也”,“回桡”即屈服,都是改变态度而曲从。

回 7(动词性词项)返回:[69]₁₅₇《陔余丛考》卷四十三“凡买物应用后,仍减价卖之,俗谓之回残”,即让钱返回旧主。

回 8(形容词性词项)曲折,迂回:[14]₅₇《后汉书·蔡邕传》“盍亦回途要至”李贤注“回,曲也”,王先谦集解“言履直道则不能有所至也”,以“直道”对“回途”,则“回”为“弯曲”义; [14]₅₈《文选·左思〈魏都赋〉》“回渊濯”吕向注“回,曲也”,曲折回旋状; [14]_{59, 100}《辞书训》“曲也”; [18]₁₁、[21]₁₇、[22]₁₈都是“回远”,训“曲绕也”,“遶也,曲也”,“谓路纡曲也”; [12]₁₀《周礼·春官·典同》“回声衍”郑玄注“回,谓其形微回环也”,即略圆,也就是有点回曲的样子; [30]₉₃《后汉书·卢植传》“申宥回枉”,李贤注和[30]₁₀₀柳宗元文“释回措枉”蒋之翘辑注都作“回,邪也”,然“回”、“枉”与“直”相反义,正是弯曲义,弯曲则不正,故训邪(斜);双音词中, [66]₁₄₉“回道,犹言纡道”, [64]₁₁₇《文选·陆机〈吴趋行〉》“回轩启曲阿”张铣注“回轩,长窗”,李善注“言长窗开于屋之曲阿也”,意即回曲之窗, [54]₁₅₆《后汉书·仲长统传》“回浞于曩时”李贤注“回浞,犹携互不齐一也”,交错不齐正是弯曲之状, [9]₂₂《楚辞·九怀·昭世》“肠回回兮盘纡”旧注“回作迴”,正是迂回曲折貌,“迴”是“回”的同源分化字。

回 9(形容词性词项)邪,邪僻:训释[30]_{61, 106}都训“回,邪也”,这 16 条引例中, 78 当归回 1, 88 归回 3, 65, 70, 75, 89 归回 4, 76, 94 归回 5, 78, 85, 92 归回 6, 93, 100 归回 8, 剩下 33 条确为邪僻义;训释[31]₁₀₇—[39]₁₁₆ 10 项训释引例 13 条,训“回”为“邪、邪僻、邪僻、妄、奸”,都是邪僻义;双音词中有 5 个训释是训词素“回”为邪僻义的, [53]₁₃₅“回邪,不正也”, [74]₁₆₂“回慝,恶也”, [75]_{163, 161}“回遘,邪僻”, [76]_{167, 166}“回遘,邪僻也”, [78]₁₆₈“辟回,即僻违”,其中“辟”与“僻”是同源分化字,“邪”和“妄”是重文(即异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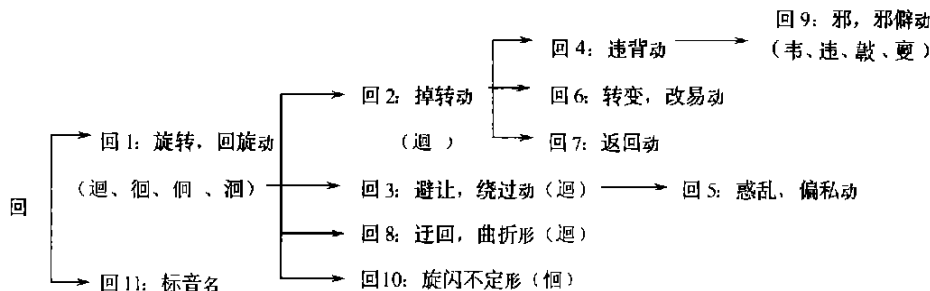
回 10(形容词性词项)旋閃不定的样子:[50]_{141, 132}张衡《思玄赋》“焱回回其扬灵”李贤及李周翰注“回回,光貌”,同例[51]₁₄₃引旧注“回回,光明貌”,叠音词不拘形体,或可作“皇皇”或“煌煌”; [52]₁₃₁《文选·刘桢〈杂诗〉》“回回自昏乱”刘良注“回回,心乱貌”,或可作“惛惛”,如《太玄·疑》“疑惛惛”司马光集

注引王涯曰“恹恹，昏乱貌”，光闪烁和心昏乱都是不定的样子；[43]₁₂₁《文选·杨雄〈甘泉赋〉》“目骇耳回”李善注“回，谓回皇也”，即惶惑不定的样子，字也作“恹惶”。

回 11(名词性词项) 标音：音译外来词的用字只借音不关义，某些古词和方言词中的专名用字也是只存音而难知义，即便有名源，也是“绝源无佐证”的。[63]₁₁₁“回纥，唐时旧名，后称回鹘”，[70]_{157, 158}和[71]₁₅₉“回禄，火神也”，“回禄，谓火神也”即属此类，虽不关义却用为一项，故立一词项。

“回”的78条训释中还集录了前人(主要是清人)纂集与考证专书中因音说形说义或专说字形的训释，这类自觉的语言研究性的训释为语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如[9]—[11]中，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回，字亦作迴”，“回，字亦作徊”等，即专言迴、徊、徊等是回的同源分化字。又[26]—[29]、[35]—[37]“回，假借为违，实为韦”，“回，假借为夏”(朱骏声通训定声)；“回，或作韦”(《集韵》)；《说文·交部》“夏，袞也”段玉裁注“经典假借回字为之”；《广雅·释诂二》“鞞，袞也”王念孙疏证；夏、韦、违、回“义并与鞞同”。他们力求推出“回”、“韦”等训“邪”的语源，求源词和字根，各自认为“鞞”、“韦”或“夏”是本字，“回”是假借字。实际上“回”由不直行引申为曲折和偏斜，再引申有邪僻义，与韦等不是义不相关的同音借用。韦与违、鞞、夏是同源分化，回与韦、违、鞞、夏是同源通用，两者一度混用，难证明谁先有“邪僻”义，只能因声求义而系源成一组同源词。

现在可以为这个相对封闭的语义类聚作一个语义场图示了，尽管这些词项的语义关系中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内容，有复杂的历时发展关系，仍可作一个平面展示性的树形图以展示语义联系：



三

从上文的操作过程可以得到如下启发：

(一)前人的训释材料的确还只是一种语文工作成果，随文作训，成于众手，时地差异，驳杂乖违，同训异义和同义异训现象很普遍，不完全训释极多，文意训释常见，要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归纳出准确的义项来绝非易事，如果就一个或部分训释来举例说明，往往容易出差错。正因为如此，《汇纂》的资料丰富详尽就显得极为可贵，可以分清层次来整体把握，相互比较而合理定位。让“回”的78项训释167条引例条条都在语义系统中找到合适的位置，系统内部资料互证的准确性就比主观的选例分析要大得多。象训释[30]，列了46条引例都训“回，邪也”，分析比较再综合，得知它们分属7个词项，即一个训中浑沌地包裹了7个不同的义，像[30]₇₈训“回极”的“回”为“邪也”，比较[68]₁₂₁“回极，天极回旋之枢轴”，知道这个“回”该是“回旋”义，古人训为“邪”是文意训释，认为天极在天边，其轴偏斜，“邪、斜”是同源通用字；这是个不完全训释，“斜着旋转的天极”才是完全训释。

(二)“训”是随文的训释，是具体化了的使用义；“义”是语义研究的单位，是抽象出来的储存义，义是从训中归纳综合出来的。把参差不齐的许多训归并为一定的义，从而建立义项和词项，其分界标准很难把握，《汇纂》所收训释和例证齐全给我们提供了操作的方便。回4“违背”是个动词性词项，回9“邪僻”是个形容词性词项，从材料系统上看得明白：归入[23]训“违也”的多是回4，归入[30]等训“邪也”的多是回9。但也有部分引例有交叉，如[30]₈₉“守节不回”训“邪也”，比照[23]₅₂“守道不回”训“违也”就该

归入回 4,因为这个“回”在句中是动词;而[23]₄₉“厥德不回”训“违也”,比照[30]₈₀“其德不回”训“邪也”就该归入回 9,因为这个“回”在句中是形容词。语法因素对于词项分立来说是一个重要且易于把握的标准,[30]₉₄“不为利回”训“邪也”,但“回”是被动句中的动词,应归入动词性词项回 5“惑乱”,前人训“邪”是“不被利益眩惑而变邪”的截取,是不完全训释所至。故有辞书不分立回 8“曲折”这一形容词性词项,而笼统地归入回 1“旋转”的动词性词项中,是欠妥当的。词项由字来书写,字是形音义结合的,分立词项不但要确定语义(训)和语法(词在例句中的位置)的标准,也要兼顾读音,如《汇纂》“回”字下引《广韵·灰韵》“回,违也,转也,邪也。户恢切”;“迴”下引《广韵·队韵》“迴,曲也。胡对切”,一平声一去声,回与迴通用,说明至少是《广韵》以前“回”的“曲折”义项音变为去声并字形分化作“迴”而独立出来,证明回 1 与回 8 的词项分立有音和形上的根据。

(三)语义的研究是为了致用,比如词典编写时词的义项分立就离不开语义研究的成果。现将几部常用的汉语字、词典中“回”的义项分立与我们从《汇纂》中归纳出的词项列表作比较,就能看出义项分合的适度与否以及义项演变的信息来。义项数:《汉语大字典》15 个,《汉语大词典》22 个,《古代汉语词典》15 个,《现代汉语词典》10 个。

故训 汇纂	回 1 旋转 回旋	回 2 掉转	回 3 避让 绕过	回 4 违背	回 5 惑乱 偏私	回 6 转变 改易	回 7 返回	回 8 迂回 曲折	回 9 邪 邪僻	回 10 不定	回 11 标音				
汉语大字典	[1]	[2]	[10]	[4]	[5]	[3]	[7]		[6]	[12]	[14][15]	[8] 回报、禀告 答复	[9] 退回、谢绝 辞去	[11] 转卖 转买	[13] 量词
汉语大词典	[1][2]	[3]	[13]	[8]	[10] [12]	[7]	[5] [6]	[11]	[9]		[21] [22]	[15][16] [17]	[18]	[14]	[20][19]
古代汉语词典	[1]	[1] 又	迴	[6]	[8]	[2]	[3]	[1]又	[7]		[12] [13]	[4]			[9][10] [11]
现代汉语词典	[1]	[3]					[2]				2[1] [2]	[4][5]	[6]		[7][8]

从表上能看出重要的几点:

(一)从训释引例中归纳出来的义项与三种古汉语字词典基本相合,除《汉语大词典》(下简称《大词典》)分义项过细外,《汉语大字典》(下简称《大字典》)只把回 2 归入了回 1,《古代汉语词典》只把回 10 归入了回 5,其余的相对应。这证明了《汇纂》所汇聚的故训资料确实很齐全。

(二)《大字典》的义项[8]“回报、禀告、答复”引的是《二刻拍案惊奇》以后的文献用例,[9]“退回、谢绝、辞去”引的是宋苏轼诗以后的用例,[11]“转卖、转买”引的是《水浒传》用例,[13]量词引唐人诗句中例子,《大词典》引例时代略同。可见这 4 个义项是中古以后才分化出来的新义项,较口语化,古人认为不必作训释,故《汇纂》空缺。

(三)以《现代汉语词典》义项看,回 11 是专有名词的标音,古今稳定不变,回 1、回 2 是古汉语的基本义项,现代多作双音词的构词素使用。有 7 个古义项今已消失,而回 7 是后分化出的义项,《汇纂》只收得《陔余丛考》俗语词“回残”中作词素的一个例证,《大字典》和《大词典》都始于引唐人诗句的用例,《大字典》[8]、[9]、[11]3 个义项是从回 7 中分化出来的新义项。但后来者居上是语言现象的通则,回 7

的“返回”义后出而成了现代汉语“回”的常用义。再就是作量词的“回”也是后来居上而变得常用的。“返回”义古用“反(返)”,后来“反”引申出来的抽象义“反对”成了常用义,回7就填补了“返回”义的空缺,这种词义递移现象在汉语发展史上常见,如名词“木”词义位移作形容词,“树”就从动词位移为名词来替代了“木”等等。古义项的消失也是多有原因的,如回5“邪僻”义引例多在《诗》、《书》之中,一引数十条,可见也是古代的常用义;回旋则不直行,不直则斜,斜与邪同源;违(韦)本是围,是转着走,也引申为邪义,回与违音近义通而同源通用,两词混用,纠缠不清,所以古人不断作训释以求区别,结果是越训越混淆,最后干脆两者都失去了该义项,让“邪”自己“渔翁得利”了。

正是《汇纂》详尽地汇聚了这么多原始的训释资料,使我们能从纷繁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材料类聚中看到各种关系,从而发现问题,剖析原因,进而理出头绪,找出规律,把语义的研究引向深入。《汇纂》是详尽汇聚故训、提供训释的原始出处和语境的鸿篇巨制,用途很广,对语言研究和辞书编撰的作用尤其巨大,但必须是有分析有研究的用,而不能是盲目抄撮的用,正如王宁先生在《序》中所说:“使用《故训汇纂》,只是以它为线索,找到原始出处后,还要运用文献学、训诂学、文字学、文化学方面的知识去分析,才能使用。”

[参 考 文 献]

- [1] 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 故训汇纂 [J].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王 宁. 训诂学原理 [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何坤翁)

Value of Study on Semasiology of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Guxunhuizuan*)

WAN Xian-c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 Xian-chu (1956-),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crambo & allocution.

Abstract: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Guxun huizuan*), is precious for study on Chinese semasiology. Focusing on the 168 entries of annotation of “hui” (回), this article has the exhaustive studies on semantic system, and induces 11 sememes. Among these sememes, some disappeared gradually with the develop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ome became morphemes which exis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So, these contents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Guxunhuizuan*'s value on study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iling dictionary.

Key words: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Guxunhuizuan*); study of semasiology; value; use